



温塘峡  
WEN TANG GORGE

“温塘峡”题字

桶井峡猿

这里曾有成群结队的长臂猿 这里曾是重庆人身边的三峡

# 两百多年前的“桶井峡猿” 如何折服眼光挑剔的王尔鉴？

□姜孝德

王尔鉴版的巴渝十二景好是好，但毕竟过了200多年，很多景观已经消失了。不过，今天我们要说的巴渝十二景之“桶井峡猿”，却依旧是重庆一处值得游玩的胜地。

## 1 统景，原来叫桶井

桶井，今作统景，据说这是1930年左右改的名。改名的人，估计是想为桶井打广告。从文人角度看，统景肯定不如桶井好。桶井，其意是说峡谷“如桶似井”，古人有诗阐述其名“峡内山重水复，四壁环合如桶”；而统景，其意为“统领天下风景”。两者相比，我更喜爱桶井，它比喻形象，且特别传神。

来统景游玩的，几乎无人问及统景峡里的那条河。我最初查到叫泛塘河，还说“十里泛塘河，九曲十八湾”。我很纳闷，为何叫泛塘河呢？再查才发现，原来是温塘河的笔误。温塘河又叫两岔河，全长45公里。《江北县志稿》解释说：“两岔河，(属)两岔乡，位于三溪汇合处，其地有两岔，故名两岔河。”打开卫星地图，我才发现温塘河这条小河其实不简单，它由西向东横截了位于统景镇的华蓥山余脉，少说也有5公里，而这条余脉延伸到江北，就是铁山坪，由此可见温塘河横截华蓥山余脉的工程是何等的艰巨。而温塘河用亿万年的工夫，横截了华蓥山余脉，似乎仅仅为了把自己交给御临河，就在统景峡结束的地方，温塘河汇入了御临河。

狭义的温塘河，其实只有温塘峡那一段，后来却成了全流域的名称。嘉陵江缙云山段也有个温塘峡。前人说，嘉陵江的温塘峡，最初叫温汤峡，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温塘峡。所谓温汤、温塘，其实是因为那里有温泉，古人谓热水为汤。

统景峡(温塘、桶井、老鹰三峡的合称)真的很美，两岸青山，竹木夹岸，悬藤吊枝；时而峡岸紧逼，天仅一线，时而峡开天阔。峡里的水很特别，平静至极，无风无浪的时候简直跟绿玻璃一样，风起水皱，则像绿色的绸缎。那水为什么那么绿，可能是两岸植物的绿色倒映在水里的缘故吧。

## 2 百年前，桶井真的有猿

游罢统景峡，再读当年王尔鉴们的文章，我们发现整个景区基本上还保持着当年的风貌，不足之处是现代因素逐年增多，严重影响了统景峡的幽和野。我不喜欢的是游船钻出峡谷，一片开阔地映入眼帘，你正舒心之际，突然一座十分现代的房子赫然撞入视野，你好像一下子被人从一个美丽的梦境中生硬地拽回到现实，所有在幽静峡谷中升腾起来的诗情画意便荡然无存。这时，我想起了一个专家的话，“风景区的建筑特别要强调与环境的协调。”

峡谷中特别有趣的，还得数那悬挂在峡壁上的悬泉飞瀑，大的飞瀑倾盆，小的如缕如丝，再小的则落珠溅玉，鸣声如琴。峡里偶尔传来一两声猴叫，让人仿佛觉得自己走进了长江三峡，听到的是猿鸣。

统景历史上是否真有猿？似乎没有人质疑过。为了弄清这个问题，我查了不少资料。据动物学家介绍，历史上，黑长臂猿曾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。18世纪初逐渐开始减少，到了19世纪，黑长臂猿种群继续减少，在长江以北只剩下陕西的周至、户县、镇坪，河南的光州，四川的万源、江北厅等少数地点还有残存。按这种说法，江北厅(大致相当于今重庆市渝北区、江北区)桶井峡有猿还不

是空穴来风，至少有存在的可能。

从王尔鉴的统景峡猿“小记”看，他应该看到过猿，“两壁峭削，窥天仅一线。溪边棕竹森蔚，两岸古木虬蟠，瞥见溪波跳涌，疑是水怪出没，谛视之，乃洞猿挂树之倒影也。百十成群，呼云啸雨，携臂上下，洵如少陵‘猿挂时相学’之咏。”另据道光二十四年版《江北厅志·物产》载：“猿：有金线、通臂、长尾数种，桶井峡多有之。”“多有之”应该不吹牛吧，这可是志书哟。光绪末年的《江北厅乡土志》基本上还保持这种说法：“猿：有金线、通臂、长尾数种，桶井峡多有之。皮可制为服。”

尽管我相信古今的写志之人，是最写实的人，但是由于他们的知识有限，猿与猴不分，成了后人诟病的一个点。后来，我查到何业恒《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》一书，作者认为《江北厅乡土志》说的“通臂”应该是指长臂猿。他还说，该书还在说有猿，那么“可见本区长臂猿的消失，应在民国时期”。我又查到1939年陆思红编著的《新重庆》一书，他在介绍桶井峡猿一景时说：“昔时常有猿群挂树嬉游，不甚辟(避)人，今已罕见。”陆思红说完全可以为峡猿消失在民国年间做注。今天，有个别哗众取宠的人还在撰文说统景景区有猿，要么是恶意造假，要么是把猴子当成猿了。今天，统景的猴群，据说是一个叫杨永禄的师傅“养的”野生猕猴。

## 3 标准高，王尔鉴选景眼光独到

统景的峡、猿之外，温泉、溶洞无疑也为桶井峡这一景观增添了不少的魅力。这里的温泉，温度在45℃左右，十分宜人。景区内的溶洞多达70多个，其中猴子洞最为壮观，深达2公里、高33米、最大宽度200余米。而杨家洞深虽只有百余米，但分三层，可螺旋上下，第三层的环形大厅，顶若穹窿，上缀白色点状钟乳，俨若碧空群星……峡、景、猿群、温泉、溶洞无论多好，都莫想进入王尔鉴的十二景，偌大一个巴渝大地，有这样条件的地方肯定很多，要想进入十二景，关键是要能暗合王尔鉴心底里的标准。

王尔鉴们(王尔鉴只是代表)之所以要选择“桶井峡猿”，不是因为峡、不是因为猿，王尔鉴制定的“巴渝十二景”入选标准，完全可以用苛刻来形容，他说：“其趣在月露风云之外，其秀孕高深人物之奇，登临俯仰，别有会心……空灵飘渺，在有象于无象之间，最称奇妙……别具幽趣，空灵不著色相……”(王尔鉴“巴渝十二景”之跋)这个选定巴渝名胜的标准，其实就是从古代诗词美学中来的，或者就是用诗词美学的观点来选名胜。

因而，他所选取的巴渝十二景，都可以用“羚羊挂角、无迹可寻”来形容，最美的地方都难以用语言说清楚。今天，我们通过王尔鉴们的诗词，细心品评桶井峡猿之美，总觉得第一玄妙是猿，第二玄妙才是峡，为什么？

我总以为，王尔鉴们喜爱桶井，是因为桶井峡是长江三峡的替代品。长江三峡历来都是文人墨客情感倾泻的对象，无论是升迁或是贬谪的官员，他们每每路过三峡，总要写下一些伤感的诗文。贬谪的写这样的诗文倒也好理解，而升迁的写这样的诗文就让人难以理解了。

其实，这是误会。从古到今，中国都是一个“以悲为美”的国度，诗人们也知道“欢愉之词难工”的道理，因而总想找机会写几首“悲伤”的诗歌，恰好长江三峡是一个伤感的符号，谁会错过呢？千百年来形成的风格独特的“三峡诗文”，其核心都是歌唱“悲伤”。而所有的悲伤符号中，必定有“猿”——猿鸣三声泪沾裳，巫峡

啼猿数行泪、风急天高猿啸哀……三峡诗文，影响了中国文人，特别是去过三峡的文人，王尔鉴们当然也不例外。

## 4 替代品，这是老重庆身边的三峡

旧时的长江三峡风景虽好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的。那时交通不便，去一次三峡不容易，有了统景这个替代品之后，诗人们品味“三峡”就容易多了。如果你不信这种说法，那么，你就往下看。

长江三峡由三个峡组成，而统景峡也是由温塘、桶井、老鹰三峡组成，这大概不是巧合吧。道光年间诗人黄善熾写了一首《桶井峡猿》，起句就是：“客经巫峡听猿愁，又溯温塘上峡舟。”真是把统景峡当作三峡来写了。过往三峡的诗人几乎都写了三峡的猿，同样，凡是到过桶井的诗人几乎都写了统景峡里的猿。试看几首，王尔鉴诗曰：“山锁疑无路，崖幽别有天。一溪沿洞入，千树看猿悬。啸月谁为伴，呼云自结缘。移出峡去，犹听水潺湲。”姜会照诗曰：“游云杳杳入山时，古木烟萝夹岸逼。倒影忽惊波荡漾，百千猿挂一枝枝。”王梦庚诗曰：“峡来隘于桶，屈曲潜清溪。古木渝绿云，终日哀猿啼。扁舟小于叶，冲破清玻璃。仰视一线天，倒影何离迷。”这些诗歌，如果不告诉你题目，你真的无法明白是写的长江三峡还是统景峡。和平年代的闲适诗人，平时总想写几首诗，但他们既没有贬官之痛，也没有羁旅之苦，更没有忧国忧民的焦虑，写什么呢？有了统景峡，情感有了喷发口，也减少了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苦恼，他们当然会喜欢。

巴渝十二景前后热闹了约一百年，大约从乾隆二十年(1755年)到道光二十年(1840年)。到了道光十六年，我们还看到时任江北厅训导的宋煊，写过一首《桶井峡猿》(层峦远处可寻幽)。所谓热闹，其实就是还有人用十二景的名称写诗，所谓不热闹，大概就是没有人再用十二景为名写诗了。当然，这种“不写”估计也不会戛然而止，而是渐渐消失。文人墨客不再写以十二景为名的诗歌，这肯定是时代变迁的结果。或许是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，或许是文人墨客在突变的时代迷惘了……

而今，天下太平，大家的心态也从容了，能够平静地对待山水诗了，那种赞美家园、歌咏山水、陶冶情操的诗歌还是值得人们去阅读，巴渝十二景的诗歌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重入人们的视野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